

本土自古以来极其神秘的职业——“逐货师”就此曝光
传承一千三百多年的古老职业，比鉴宝“掌眼”更高一级的存在
他们的使命，就是追逐世所罕有的货物

奇

大结局

献祭井

唐小豪

著



货

多路人马集结九彩山，促使惊险明显升级！

通往奇门之路波诡云谲，刑术一行能否打破铸铁仙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诅咒？

当流传千百年的惊天秘密真相大白时，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

井祭献
唐小豪
著
大结局

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奇货. 大结局 / 唐小豪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 9

ISBN 978-7-5057-3795-2

I. ①奇…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8928号

书名	奇货. 大结局
作者	唐小豪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7印张 28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795-2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一章	相残	001
第二章	忤逆	009
第三章	图穷匕见	017
第四章	与聪明人为敌	025
第五章	不可掌控的未知	033
第六章	夜蚕	041
第七章	千疮百孔	049
第八章	药房	057
第九章	黄金走廊	064
第十章	棺椁阴廊	072

第十一章	寸步难行	080
第十二章	食肉棺	088
第十三章	血色画廊	096
第十四章	洞顶繁星	103
第十五章	麻烦的希望	111
第十六章	杀机遭遇	119
第十七章	一物降一物	127
第十八章	人格催眠	135
第十九章	盲点	142
第二十章	水晶之虐	149

第二十一章	门上的图案	157
第二十二章	生死门前	165
第二十三章	机关人偶	173
第二十四章	圣殿	180
第二十五章	绝望之殿	188
第二十六章	铁宫殿	196
第二十七章	逃生	204
第二十八章	多年前的缘分	212
第二十九章	局的反噬	220
第三十章	疯子	228
第三十一章	人格养成	236
第三十二章	身份的遗憾	243
第三十三章	处理结果	248
第三十四章	最悲哀的人	253
第三十五章	尾声	258

〔第一章〕

相残

1921年，宁夏海原县九彩山。

海原大地震的第二年，张墨鹿和刑伯秋终于走进了九彩山，朝着铸铁仙的下葬地艰难前进。

之所以艰难，并不是因为山路难行，而是因为沿途都能看到去年在大地震中死难者的坟墓。大部分坟墓都没有墓碑，连块写有名字的木牌都没有，因为在海原县，地震最严重的便是离九彩山最近的九天镇。

九天镇在百年前就是出了名的贸易地，因为这里的税收与其他地方不同，走南闯北的人都愿意来这里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在九天镇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土匪出没，他们早就被商户出资请来的军队清缴得干干净净。

所以，九天镇地震的时候，这里的无名死难者最多。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大多数都没有亲属在附近，所以，死了被挖出来，还有座坟，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刑伯秋看着沿途山脚下的那些坟包，心里很是难受，他问张墨鹿：“师弟，进山之后，还得走多久？”

张墨鹿看着天上被薄薄一层烟雾遮挡的太阳：“看运气了。”

刑伯秋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要看运气？”

张墨鹿解释道：“我去年来这里的时候，原本我只是想来重新寻找线索的，但是仅凭我和薛老五两个人是肯定无法挖开墓穴、吊起棺槨的。所以，薛老五提议挖个洞进墓穴当中，那是最好的办法，毕竟铸铁仙的坟墓比较简单，没有机关暗器之类的东西。谁知道，洞穴挖好之后，薛老五下去就没有再上来，我很担心，拽着绳子也慢慢滑下去，等到了下面才知道，棺槨下方的石板，因为地震的关系，全部碎掉了，棺槨掉进了下方的深渊之中，薛老五不知道，以为进到墓穴中就安全了，结果脚下一滑，绳子也没抓稳，直接就掉下去了。”

刑伯秋皱眉：“师弟，你真的确定奇门就在下面？”

张墨鹿点头：“我肯定就在下面，我顺着绳子往下滑了十来米，看到下面是口井，和摩尼教传说中的献祭井一模一样，而且四周还有坐窟。”

刑伯秋又问：“坐窟中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张墨鹿停下脚步：“对，这就是我敢肯定那就是献祭井的原因。在摩尼教中，所谓献祭，就是虔诚的信徒自己进入献祭井四壁的坐窟之中，铸铁仙当年费尽心机在自己的墓穴下面修了献祭井，除了与后来所称的奇门有关，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对，是这样……”刑伯秋总算是想明白了，“看来献祭之井中真的藏着摩尼教先知的秘密。师弟，你相信先知的三大神迹存在吗？”

张墨鹿却反问：“师兄，当年你是在义和团的时候拜的师，对吧？”

刑伯秋点头：“对。”

张墨鹿又问：“那你肯定知道义和团中的那些符咒法术。”

刑伯秋应声：“记得。”

张墨鹿叹道：“你认为那些是真的吗？”

刑伯秋苦笑道：“我亲眼见过喝下符水、口念咒语的人，被洋枪打死的不下五十个。”

“那就对了。”张墨鹿继续朝前走着，“所以，我绝不相信有神迹存在。但我相信，人总是需要信仰的，信仰就是人们的一种依赖，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然，只要信仰使人向善，便应当存在。”

刑伯秋思索了片刻，问：“师弟，如果先知的的神迹真的存在呢？”

张墨鹿笑了：“不可能存在的。”

刑伯秋上前道：“我问你，如果真的存在，我们又得到了，你会怎么做？”

张墨鹿正色道：“我什么都不会做，我这次带你去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用炸药重新封死那个洞口。”

刑伯秋拦住张墨鹿：“师弟，如果我们错了怎么办？如果奇门里真的存在神迹，而神迹又能弥补过去我们和师父犯下的错误呢？”

张墨鹿皱眉：“你想说什么？”

刑伯秋转身看着山坡上的那些坟包：“记得吗？先知的三大神迹之中，有一项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如果我们得到了那种神迹，不仅可以救回当年师父为了保护秘密而杀死的那些波斯人，也可以救下我在孝城害死的那些无辜百姓，就连这些因地震死去的人，我们都可以救活，那才是大善。”

张墨鹿抓住刑伯秋的双臂：“师兄，你记住，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可以掌控人间的生死，那早就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了。”

刑伯秋看着张墨鹿的双眼，微微摇头，似乎并不明白自己的师弟在说什么。

“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张墨鹿抬脚继续前进，刑伯秋却站在原地，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张墨鹿。

在山中又走了大概半日，张墨鹿带着刑伯秋来到了一处矮山顶上，随后指着一处灌木后方：“薛老五和我挖出的洞就在那里。”

刑伯秋四下看着，不解地问：“师弟，师父不是说过，铸铁仙的下葬地是在一处洼地之中吗？这里是一座矮山呀，而且风水极其不好。”

“原本那片洼地风水也不好，是块死地。”张墨鹿笑道，“铸铁仙不是汉人，是波斯人，波斯人不讲究我们的风水。还有，去年那场大地震之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靠着薛老五的技术，我恐怕也找不到已经从洼地变成矮山的下葬地。”

刑伯秋抬眼朝着灌木丛看去，张墨鹿也取下背篓提在手中，同时从中拿出那捆绳索来：“从洞中下去的时候，必须用绳子绑紧自己，到了墓穴中，千万不要松开绳子，下面虽然有空气，但不是很充足，会有风从献祭井下方往上吹出，所以火把容易熄灭。如果看不到了，千万不要慌张，抓住墓穴旁边凸出的岩石便没事。”

刑伯秋跟着张墨鹿走到灌木的中央，看着他从地上揭开那块伪装用的草皮，闻着从中吹出来的那一股股腥风，确定下面的确有一个潮湿阴暗的洞穴，加上还有一股子药味，而且气味独特，与师父曾经描述的铸铁仙棺椁散发出的气味几乎相同。

“师弟，我们走了太久，还是先休息一夜，吃饱喝足睡好，明天清晨再下去吧。”

刑伯秋看着洞口道，“反正都已经到了，也不急这一时。”

张墨鹿想了想，道：“好吧，先休息一夜，明天早晨再说。”

刑伯秋当即与张墨鹿搭了简易的帐篷，拿出干粮来，又猎了只野兔，一半烤一半用来就着野菜炖汤。

吃饭间，刑伯秋看着狼吞虎咽的张墨鹿，问：“师弟，如果有机会，不，应该说，如果真的存在神迹，让你可以复活师父的话，你会复活他老人家吗？”

“不会。”张墨鹿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好不容易放下一切，去另外一个世界，现在每天过得好好的，我干吗要把他弄回来？到时候他老人家不得弄死我呀？”

刑伯秋放下手中的碗，看着篝火道：“可是，找到奇门，是师父一辈子的愿望。”

“我知道。”张墨鹿轻描淡写地说，“但你也要知道，师父的一辈子已经结束了，说不定他已经投胎转世，投身在一个好人家，这辈子说不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像我们这样四下奔波，连睡觉都担心脑袋搬家。”

刑伯秋又端起碗，喝完汤，坐在那儿看着篝火发呆，一句话都不说，满腹心事。

张墨鹿看着刑伯秋，笑道：“别想那么多啦，明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切都抹去。”

刑伯秋勉强笑了笑，也不说什么。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头，刑伯秋便与张墨鹿两人从洞穴之中爬了进去，为了安全起见，功夫较好、身手灵活的刑伯秋先行爬进去，紧接着才是张墨鹿。

与张墨鹿所说的一样，那个洞穴虽然是斜下呈45度，但因为太窄的关系，人在里边完全活动不开，只能仰身抓着绳索往下滑动。如果没有绳子，稍不注意，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落下，直接掉进墓穴底部的献祭井中。

等张墨鹿平安到达墓穴中，抓稳旁边的岩石，固定好身体，并用刑伯秋的火把点燃自己的火把时，刑伯秋也利用墓穴中的装饰填石重新绑上了向下的绳索。

刑伯秋站在被破开一个巨大窟窿的墓穴地板一侧，小心翼翼地往下看，吊下准备

好的灯笼，仔细看着下方献祭井四壁的那些坐窟，点头道：“真的是献祭井，奇门真的在下面。”

“当然。”张墨鹿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我们带的绳子不够长，应该说，我们带再长的绳子也没用，传说中摩尼教的献祭井深不见底，等我们滑到绳子的尽头，就只能徒手……”

张墨鹿说完，突然浑身一震，双眼一闭，再一睁开。

刑伯秋站在那儿，仔细看着张墨鹿：“师弟，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有点儿恍惚，我总觉得……”张墨鹿开始变得有些口齿不清，尝试了好几下，都没有抓住旁边的绳子，若不是腰间系着绳子，他早就掉下去了。

最终，张墨鹿浑身无力地悬在那儿，吃力地抬头去看刑伯秋。

张墨鹿一字一句道：“师兄，你、你、你给我下毒？”

“对不起，迫于无奈。”刑伯秋轻声道，抓着绳子，看着张墨鹿，“我问过你，你愿不愿意利用神迹做好事，你说你不愿意。我还问你，要是能复活师父，你愿不愿意？你还是说不愿意，你变坏了，师弟，不，也许从你拜师那天开始，你就没有好过，你还是以前的那个江湖骗子，自私的江湖骗子！”

张墨鹿显得很难受，口水从嘴角滴了下来：“你给我下的什么毒？”

刑伯秋淡淡道：“软骨粉，和蒙汗药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软骨粉会让你浑身酥软，不会致死，只要稍加休息就能恢复，但是，我必须杀了你。”

张墨鹿一惊：“为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刑伯秋道：“我要得到神迹，主持正义，救活那些不该死的人，我儿子会帮我，虽然他现在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是我会教他的，他会在我的指导之下，利用神迹来帮助其他人。”

张墨鹿有气无力地回答：“你疯了，你明明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神迹的，师父以前夸你是义和团中唯一明事理的人，我看师父错了……师兄，我知道你当年在孝城为了保护孝金，炸了护堤，害死了那么多百姓，心有愧疚，但那是两回事，你不能混为一谈，你想想，如果孝金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用来复辟，天下大乱，死的人不是更多吗？”

刑伯秋面无表情地缓慢摇头：“我没疯，也没错，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还

有师父当年犯下的错误，仅此而已。所以，我没错，我以前是自私，但现在我明白了，自私的不是我，是你！师弟，如果还有下辈子，你一定不能再做一个自私的人。”

刑伯秋说完，拔出匕首要去割张墨鹿的绳子，却听到张墨鹿道：“等等，再等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一个问题！再等等！”

刑伯秋点头：“什么？你问，我什么都可以回答。”

张墨鹿微微抬头，看着刑伯秋：“你昨天在洞口说，要住一夜，吃好喝好休息好，今天再下来，就是为了给我下毒，对吗？”

刑伯秋道：“当然，在用毒方面，你是行家，你原本就是个油子，是江湖骗子。但是，你万万想不到，我会给你下毒，而且还是用的最简单的软骨粉。”

张墨鹿突然笑了，直起身子来，身子一转，双脚一跳，跃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叹了口气道：“对呀，你明知道我是江湖骗子出身，你还给我下毒，你不知道什么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刑伯秋此时胸口一闷，喉头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一样，他捂着腹部，死死抓着绳子，瞪眼看着张墨鹿：“你……你……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毒？”

“昨晚啊！”张墨鹿冷冷道，“你没看见是吧？你认为你一直在看着我，但也有机会下毒的，就是你给我下毒的时候，我就趁那个机会给你下了毒，还记得你放下碗的那瞬间吗？那一瞬间，你的注意力在锅里，你把毒粉弹进去了，而我趁你分神的那一刻，也将毒放在你的碗里。软骨粉啊，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毒得倒我？但是你中的毒就不一样了。”

刑伯秋似乎明白了：“你先前故意装作毒发，是因为你知道软骨粉毒发的时间，而你一直问我，是为了拖时间，拖到我毒发的时候！张墨鹿，你果然如师父所说，从头到脚，都是个江湖骗子！卑鄙无耻！”

“你原本不需要给我下毒的，因为你身手比我好，但是你自作聪明，以为我是个会下毒的，就不会防着你下毒给我，你把我想得也太简单了，我这辈子就输给了师父一个人。你还不够资格和我斗！”张墨鹿皱眉，“欲望这东西真可怕，你已经被欲望给控制了，所以，我不得不这样，我也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来彻底抹灭掉奇门以及和奇门相关的所有人。我原本还抱着希望的，但是在你身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刑伯秋手脚一软，身子下垂，悬在半空，口中开始涌出黑血：“张墨鹿，你、你到底想怎么做？”

张墨鹿冷冷道：“我会去找你儿子，我会去找刑仁举，我会代替你，以你的模样去教育他，教他之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合适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一个我精心编造的完美故事，关于你和我来到奇门之后，决定一辈子掩饰奇门秘密的故事。”

刑伯秋在那儿大喊道：“张墨鹿，我儿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把他拖进来，你这个杂种！你这个王八蛋！”

张墨鹿摇头：“把你儿子拖进来的是你，不是我，是你把他训练成逐货师的，是你把他弄成护宝人的，是你让他卷进来的。我当初就劝过你，你听了吗？你没有，你一意孤行！这一切都是你亲手造成的！”

就在刑伯秋用尽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的时候，张墨鹿拔出匕首割断了他的绳子，看着刑伯秋惨叫着掉进了献祭井中。

“去找你的神迹吧，如果神迹是真的，你就活过来找我报仇。”张墨鹿看着漆黑的井内说道，然后顺着绳子吃力地爬回地面。

回到地面后，张墨鹿立即着手将炸药安好，随后引爆，将那个洞穴和周围的矮山都炸塌，简单地改变了地貌之后，立即朝着孝城赶去。

一个月之后，来到孝城的张墨鹿，并未立即去找刑仁举，而是直奔孝城首富郭家，见到了已经成为当家人的郭少爷。

张墨鹿的贸然拜访，让郭少爷无比吃惊，在听闻他是刑伯秋这个孝金护宝人的师弟之后，更是十分诧异。

当郭少爷将张墨鹿引到后堂，还未奉上茶水的时候，张墨鹿二话不说，立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自己在奇门入口反杀刑伯秋的事情，全部一五一十地告知给了郭少爷。

这一讲，就是好几个时辰，郭少爷听得目瞪口呆，直到张墨鹿讲完了，他都没有完全消化掉。

“奇门如果再现世，那就是浩劫。”张墨鹿沉声道，“所以，我需要郭家的帮助，只要您出面，便可以保证我的身份不会被刑仁举识破，只要您出面，我所布下的这个局

才能够接近完美，刑仁举才会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去布置！”

郭少爷皱眉：“为什么要找郭家？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你家和刑家是世交，再者，我也必须混淆孝金与奇门，让线索越乱越好！”

张墨鹿皱眉道，“当然，我也了解过郭家，知道郭家深明大义，更清楚郭家财大气粗，所以，没有郭家，我的计划无法实施。当然，我也得威胁您，如果您不配合我，我就会拼个鱼死网破，将孝金的事情放到江湖上去。”

郭少爷闭眼，轻声道：“您容我想想……”

〔第二章〕

忤逆

郭少爷一想，就是一天。

整整一天，郭少爷都坐在窗前，看着花园，从天黑到天亮，日升到日落。

张墨鹿也闭眼坐在那儿养神等待着，他知道，郭少爷百分之百会同意，因为对郭家来说，奇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孝金。

当初孝城发生一系列惨案，郭少爷父母也因此惨死，全都是为了孝金，所以，就算郭少爷并不理解张墨鹿，最终也会为孝金着想。毕竟，他要做的，仅仅只是配合张墨鹿，而不需要去主导整件事。

“如果我不做，会死很多人吗？”郭少爷终于转身问道，张墨鹿从他的双眼中能看出未知和恐惧。

张墨鹿应声道：“会死很多人，而且这种死亡还会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奇门被找到，抑或被真正掩埋起来。”

郭少爷皱眉：“如果我做，就不会死人了？”

“不，也会，但会控制在某个范围内，只针对逐货师和特定的人群。”张墨鹿并不打算欺骗郭少爷，“这件事，只能去控制，而不能抹灭。”

郭少爷上前道：“前辈，您以前对刑大叔说过，您是想彻底抹灭，为什么现在又说

只能去控制？”

张墨鹿叹气：“如果我师兄愿意配合我的话，我真的可以抹灭这件事，因为我原本的计划中必须有他。”

郭少爷想了想，坐下问：“如果我替代刑大叔呢？不如彻底抹灭掉奇门的所有线索，以防万一。”

“不可能。”张墨鹿摇头，“我只想到了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中必须有我师兄，毕竟我们是师兄弟，我熟悉他，他也懂我。可没想到，到头来，他还是被欲望给吞噬了。”

郭少爷问：“那第二个计划就需要我的配合？”

“是的。”张墨鹿严肃地看着郭少爷，“我原本的打算是炸毁献祭井，但是那口井太深了，深不见底，我不知道得填多少石头。再者，掌戎逐货师无论花多久时间，都不会放弃寻找奇门，我再不利用刑仁举展开这个计划就晚了。”

郭少爷沉思许久，终于下了决心：“好吧，前辈，我帮您，但是希望您说到做到，一定不要泄露孝金的半点儿秘密！”

张墨鹿严肃道：“只要你帮我，我一个字都不会吐露出去的。”

郭少爷此时虽然心里很忐忑，但也毫无办法，他只能选择相信。

“大致的计划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会假扮成我的师兄，接近刑仁举母子，在合适的时候，我会引刑仁举加入掌戎逐货师，让他先行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我才会将那双千年乌香筷交给他，到那时候，计划才算完全启动。”张墨鹿一边说，一边在脑子中盘算着，“到时候他肯定会逃，会去寻找，会按照计划一步步进行，我也会在合适的时候去见他，而且会以他父亲的样子去见他，不过在那之前，我会安排我这个‘刑伯秋’去世。”

郭少爷大惊：“那前辈的计划不是穿帮了吗？”

“不！那恰恰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张墨鹿沉声道，“刑仁举很聪明，与他父亲完全不同，而且疑心很重，我以他父亲的模样出现，再揭开谜底，但并不说明这些年是我在假扮他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朝着真相去想的，反倒是我如果直接以真面目见他，他反而会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疑点。”

郭少爷明白了：“前辈的意思是，直接将真相故意以不经意的方式呈现给刑仁举，他反而不会去怀疑。越是欲盖弥彰，越容易暴露真实的意图？”

“郭少爷，你很聪明。”张墨鹿欣慰地说，“既然你是聪明人，就应该明白，我不是恶人，我之所以要成为恶人，就是为了减少更多的恶人。”

说完，张墨鹿苦笑了下：“你能明白吗？”

郭少爷点头：“当然，我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张墨鹿起身，推开门，接受着黄昏的余晖，自言自语道：“我有时候在想，师父当年收我这样的江湖骗子为徒，是不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冒昧一问。”郭少爷上前，轻声道，“前辈，您为何离奇门只有一步之遥，却不好奇里边是什么呢？”

张墨鹿叹了口气，问：“郭少爷，我问你，你郭家祖辈创立了孝金，到你这一辈的时候，你对孝金感兴趣吗？”

郭少爷寻思了一下道：“只有一段时间，但仅仅只是希望用孝金来渡过难关，却没想到我父母因此惨死，从此，我就视孝金为心魔。”

张墨鹿点头道：“是呀，我也一样，我当年是个油子，就是个设局下套的骗子，你知道骗术最刺激的是什么环节吗？就是看着被骗的人，即将踏进最后的圈套时，你心里无比地忐忑，但同时也在期待。最后，当那个人彻底走进圈套中再也出不来之后，你会非常兴奋，你知道，自己赢了。”

说完，张墨鹿转过身，一字一字道：“我站在献祭井口的时候，很清楚地感觉到，在黑暗中，就有那么一双眼睛盯着我，希望我走下去。在那个局中，那口井跟前，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设计的受害者。”

郭少爷不是真的明白张墨鹿的那种感觉，不过在先前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张墨鹿眼神中透出的那么一丝恐惧，他很清楚，曾经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张墨鹿是差点儿走进献祭井中的，只不过，他控制住了。

他为什么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欲望呢？

郭少爷还是不理解，只知道，如果给天下逐货师来一次排名的话，张墨鹿当数第一。

.....

九彩山下的村落中，悠闲散步的钱修业期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却完全没有想到，在短短几分钟之后，他刚走过路口，就看到了坐在那棵大槐树下喝着酒、吃着花生的郭洪奎。

郭家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钱修业愣了下，寻思了片刻后，他扭头对身后的三人道：“你们在这里等着。”

钱修业吩咐完后，大步上前，径直走到郭洪奎跟前，笑咪咪地看着他，故意拱手作揖道：“郭老爷。”

郭洪奎冷笑一声：“讽刺我呢？郭家早就散了，也早就没有什么老爷、少爷了。”

钱修业看着旁边的长条石：“好吧，奎爷，我能坐下吗？”

“随便你。”郭洪奎冷冷道，“这条路又不是我的，这石头这磨盘也不是我的，只有这酒和花生属于我。”

钱修业坐下，依然笑咪咪地看着郭洪奎。

远处，凡孟、墨暮桥和元震八也静静地看着，猜测着郭洪奎的目的。

不时走过的村民，对这几个外地人都感到很好奇，同时也很警惕，毕竟在这个地方，极少有外地人前来，就算冬季那些登山者，都会直接前往九彩山下的宿营地，绝对不会来这里“打扰”村民，因为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好“打扰”的。

郭洪奎自饮自乐，不时还会笑一声，这让原本就多疑的钱修业很奇怪。

钱修业终于道：“你一直在跟踪我？”

“这不是废话吗，否则，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我可是花了很多钱，从各个渠道买来消息，最终才找到你的准确位置。”郭洪奎话中带着匪气，像是要与钱修业交易什么。

钱修业问：“你没有偷袭我，也没有报警，你想要什么？”

郭洪奎左右看了下：“我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我的两个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钱修业看着郭洪奎，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郭家人没有故弄玄虚，他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而他知道的事情也许会对自己最后的计划产生严重的影响。

他知道什么呢？

钱修业摇头：“为什么？”